

浙江文艺出版社

越剧溯源

郭仲达题

嵊县政协

7

越剧溯源

嵊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浙)新登字第4号

责任编辑 周德均

特约编辑 朱晓波

封面设计 郭晓军

越剧溯源

嵊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169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5 插页2 字数204000 印数0001--4000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498-2/I·462 定价: 4.80 元

前 言

在我国繁花似锦的戏曲园地上，越剧是一个年轻的地方剧种。它从萌生、成长到鼎盛，也有自己不寻常的经历。嵊县是越剧的发源地。越剧的历史，从嵊县开始，历经几代人的传承、吸纳和提高，越剧艺术的长流得以延绵不断，并且流向全国和世界。越剧之所以有今天，源头活水的哺育和滋润，是不可忘记的。为了使广大人民、越剧爱好者和戏曲工作者更好地了解越剧历史进程的轨迹，认识过去，把握现在，开拓未来，嵊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从历年征集到的有关越剧史料中，经过精选、加工、核实，有的还亲自进行实地考察，终于编成这本专辑。本书内容偏重于越剧早期包括说唱形式时期的史料，不求全面，重于“溯源”。这些史料具有较强的地方特色，因此不仅是一本有价值的戏曲史专著，也是一本有意义的乡土教材。

越剧的历史很短，对越剧史的研究，起步就更迟了。已经面世的越剧史还不多，而且在写法上又大多把史料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剥离出来，或者单纯从艺术的角度进行叙述，在深度与广度上都不免有所欠缺。本书的视角，试图从社会、历史、民俗和经济的大文化背景下切入，对越剧的萌生和发展进行追本溯源。如《落地唱书发源地马塘村考察》，第一次运用宗谱资料对越剧的起源进行阐述，基本搞清了落地唱书形成的历史状况和基本面貌。在叙述越剧发源和发展过程的几篇文章里，还用史实资料从文化渊源的角度说明了产生越剧的历史背景，反映了新文化思潮对越剧形成和发展的重大影响。这些史料领域的开拓，为戏剧史特别是越剧史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越剧早期的历史，由于缺乏文字记载，资料不全，目前越剧史所依据的，大多是一些老艺人的口述史料和民间流行的传说，因此内容常常有些遗漏和讹误。其中特别是关于落地唱书的形成，因距今时久，谬误更多。比如按照现有越剧史料的通常说法，越剧的前身落地唱书是在清咸丰初年由嵊县马塘村一位农民金其炳所创造。但据调查资料说明，在落地唱书形成以前，还有一个萌生与发展的过程，即：初为田头说唱，继则沿门卖唱，再而进入茶馆酒肆，然后逐步演变成为“落地唱书”的曲艺形式。这种说唱的最早创造者也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群体，是在农民自发的需要下形成的。根据此说，田头说唱在清道光初已大盛，而落地唱书的形成则在清光绪年间，主要地域在杭、嘉、湖。越剧史的研究是一门科学，而科学的基础是事实。这本专辑，为越剧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些较有价值的史实。

一部越剧史，可以概括为改革和创新的历史。但改革和创新需要通过演员的舞台实践来体现。当年越剧生长时期所以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是同演员的造诣与水平有着密切关系的。二十年代中叶，越剧舞台上出现了施银花、屠杏花、赵瑞花等一群明星；三十年代初，姚水娟、筱丹桂、竺素娥等相继崛起，标志着越剧演员整体水平的提高，并为越剧向大城市进军和艺术上的迅速成长创造了条件。小歌班时期的一些艺人，特别如“三花一娟”等，在艺术革新上所留下的脚印，越剧史上理应有她们的一席之地。即以男班几位“名角”而论，也不是一味死守落地唱书的老调老腔，他们的经验，也不无可以借鉴吸收之处。本书对几位越剧早期名伶并没有作全面和详尽的评估，只采撷了一些具体而生动的史料，把这些人物置于风俗画卷的历史背景下，再现了他们历史的本来风貌。这对读者认识和理解越剧改革的进程，也许不无裨益。

当越剧还是一朵稚嫩小花的时候，它就开始闯南走北。因此它的改革，大多是在远离母体的异地他乡进行的。毋庸讳言，越剧在新形成的风格中逐渐失去了她原先固有的质朴、醇厚、清丽而活泼的气息，从而疏离了传统和现实，丧失了越剧固有的优势。这里的史料再次告诉我们，越剧起源于农村，以农民为最广泛的观众对象。振兴越剧，需要多管齐下，如剧目、表演、培养新人等等，都要狠下功夫。但值得我们思考和注意的是，在迈向现代化的同时，恐怕越剧需要重新调整营养结构，固本培元，增强活力；需要回到传统中去“寻根”，回到曾经哺育过自己的母体中去吮吮乳汁，还越剧的天然与童心。这恐怕也是编者们的一个初衷吧。

现在越剧不但流行于大陆，而且在台湾、港澳和海外也有广大观众。近年来，越剧涉外的演出和交往，也日益频繁。通过这本专辑，也许还可为促进海峡两岸和与海外的文化交流，发挥一些微小的作用。

张运铨

1991年11月

目 录

1	“落地唱书”发源地马塘村考察	任文思
18	话说越剧的前身“落地唱书”	刘 金
26	小歌班的第一次演出	丁 一
33	男班演出概述	丁 一
42	小歌班三进上海	钱永林
50	女子越剧第一班——施家岙女班	金向银
68	漫话女子科班	丁 一 方 尔
76	群英凤舞台史略	竺柏松
91	文武兼学的大华舞台	张忠进
97	越剧的班规戏俗	张继舜
105	越剧传统赋子选辑	张继舜 韩国炎 搜集整理
119	越剧名称的形成	叶 齐
128	越剧音乐的渊源与发展	余 乐
206	女子越剧的创始及其影响	金午江
212	嵊剧演员训练班纪实	钱方来
218	四明山根据地“的笃戏”改革评述	尹文欣

EBb/68

- | | | |
|-----|--------------|---------|
| 234 | 越剧《梁祝》的由来和发展 | 丁 一 |
| 241 | 越剧《碧玉簪》的几次改编 | 余惠民 |
| 245 | 越剧《孟丽君》编演始末 | 越 佳 |
| 248 | 金荣水和他的教戏法 | 周乃光 |
| 258 | 笃牌班长裘光贤 | 相 真 |
| 263 | 张云标的演戏生涯 | 丁 一 |
| 268 | 白玉梅和小白玉梅 | 钱 越 |
| 271 | 施银花东山再起 | 劳 俊 |
| 274 | 屠杏花当客师 | 丁 一 |
| 277 | 赵瑞花二三事 | 黄士波 |
| 280 | 马樟花的身世 | 高月英 钱永林 |
| 286 | 筱丹桂与“马寡妇” | 钱永林 |
| 289 | 竺水招舞剑 | 钱方来 |
| 293 | 姚水娟艺苑事略 | 荆 仁 |

“落地唱书”发源地马塘村考察

任文思

1990年下半年至1991年上半年，嵊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组织了几位同志，先后数次去被称为“落地唱书”发源地的嵊县剡北乡马塘村进行访问座谈。期间，发现马塘村村民金启雨（小名金老虎）家藏有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重修的《刘金氏宗谱》，从而使我们对马塘村的历史、地理、经济、文化以及“落地唱书”艺人等情况，得到了一些有文字记载的资料，引起了一些新的思考。

一、马塘村史地概况

马塘村百分之九十的人姓金。从事“落地唱书”以及后来参加小歌班演出的，基本上是金姓人。

金姓人原来不姓金，而姓刘。宗谱名《刘金氏宗谱》（下简称《宗谱》），意即金氏的祖先姓刘，历来有“刘金不二姓”之说。马塘金姓人的祖先姓刘，原先居住在天台县孟岸。梁开平年间（907—908年），为避吴越王钱鏐讳，改

姓，将刘字去卯刀为金。后来，居孟岸的四世孙金曦迁居东阳巍山，传至七世，全家五百余口不分家。宋宣和二年（1055年），敕封江左义门，赐匾题“江南第一家”。其后，因洪水为害，废其居址，八世孙金让至剡县，入赘于清化乡雅堂淇园后宅朝请大夫张霆家。这就是马塘村金姓人的第一代太公，时为宋元丰末年（1085年）。

金姓人移居马塘九百余年，如今已进入三十四世至三十六世。从二十五世起，金氏定讳行为“肇里嘉声，永世克孝，明宗启后，立本昭福……”。“落地唱书”时期的艺人多为二十九世永字辈、三十世世字辈、三十一世克字辈。

关于马塘村村名的来历有两说。一说见自《宗谱》，说宋崇宁年间，金让的儿子金敏庆，被宋徽宗的弟弟岐王选为郡马，他回乡时，“舆卫车马”“洗濯于此”，故塘以马名，村子被叫做马塘。另一说来自民间传说，据说郡马太公后来被权奸诬陷而杀头（也有说是护卫皇上而负伤），他的坐骑负主公奔回家乡，至村外塘边跪下，此塘即被称为“跪马塘”（马塘村人把“跪”字念成jū，“郡”字也念成jū，亦有可能是“郡马塘”）。这口塘至今仍沿用旧名，位于今村东五百米电水泵所在处。村在塘边，故名马塘。

马塘村地处嵊县中西部盆地温暖夏干农业气候副区，这区域是嵊西的“粮仓”。村西北为南北向分布的黄土垄丘，宜栽桑、茶、桐子、果树。但在解放以前，马塘村的土地多属外村富户所有或为外村的公田，村民大多靠租种这些田务农为生，是个贫困的佃户村。以唱书艺人金芝堂为例，他家兄弟四人，自家没有田地，靠租田为生，难以维持生计，四兄弟只有老二养了一个孩子。马塘村的副业主要有挑私盐、

砻米（即把谷子砻成糙米，在石臼上擦白，挑到崇仁去卖，赚加工费）。这两类副业称“吃扁担米饭”，有“扁担调龙，越调越穷”之说。做手艺人以木匠居多，艺人金芝堂从小学皮匠（鞋匠）。村子有东片、西片之分，穷户多住东片。

马塘村交通尚便，靠近剡溪，据传古时可从袁家店（今已不存）埠头出入。

马塘村村民赶崇仁市。崇仁镇在村北十多里处，为嵊西北大镇，有人口万余，市井繁荣，文化活动丰富。历代以来，马塘村与崇仁镇联姻较多，但多属崇仁镇裘姓中的“草鞋裘”（穷人）。

二、马塘村的文化氛围

马塘村金氏宗族以“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为“保族兴家之要诀”。解放前，马塘村仅三百余户，却有三庵、四庙、三祠堂，终年有连续不断的求神拜佛祭祀活动，村民世代处于封建迷信和封建伦理的笼罩之中。

族中对知书识礼尤为重视。清末民初，村中有刘金氏书房、七姓氏书房等四五处书房。从事“落地唱书”的艺人中，也有儿时读过二三年书的。

关于文化活动，《宗谱》中有禁戏条文：“无故做戏、酒筵用唱妇者，罚银一两。”此为族律中的重罚。《刘金氏同居诚言》中，还有不许“谗谈”、“出游”，尤禁“小说街谈”的戒律。但村民的自娱自乐活动，并未被戒律所禁止。相反，马塘村群众性的歌唱活动非常活跃。

据村中的长辈介绍，马塘村养蚕颇多，每逢4月，养蚕人家纷纷到祠堂里来做蚕山（簇），这时祠堂里便闹嚷嚷的，人们唱着小歌，为劳动助兴。

就是族规中“尤宜屏绝”的“小说街谈”，在村中也同样禁而不止，连正统的《宗谱》中也不乏此类记载。其中，有讲经忏故事的，如《行正翁行述》中说他：“有人招以诵经忏者，喜往从之，不计价值。间晴课雨之下，常本其经忏中语，劝导世人，娓娓而谈。”也有讲戏剧故事的，如《孝亲翁行述》：“性又爱戏，近闻有演戏者，多往观之，归则与人谈贞淫善恶果报不爽，滔滔不绝，四旁听者无倦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宗谱》中有一篇《耆民永焕翁行状》说：

“今翁年已六十有六矣，老景优游，同野老辈围坐，凡古今废兴盛衰事，娓娓以佐清谭兴之，款洽者如饮醇胶，不能忘味。”这就是说，这位永焕翁在当时（按六十六岁计，应为1898年）是一名出色的讲史（或唱书）人。这位永焕翁（1832—1903年）的儿子叫金传高，是“落地唱书”时期的著名艺人。

马塘村有庙会，时间为农历十月十三日。逢会期，演戏三天三夜。村人还记得抗日战争胜利那年会期日，特请钱妙花等当年四季春科班的名角来村演戏，盛况空前。

位于马塘村周围的崇仁、甘霖、富润等镇，以及近在咫尺的白泥墩等大村的传统文化活动，对马塘村影响颇大。特别是每逢会期（富润八月二十六日、甘霖九月十六日、崇仁十月四日），镇上往往有辕门、十番、妒花、绣球等大型器乐演奏，舞龙、舞狮、回头拜、大头和、调无常、调五马等民间舞蹈，以及高跷、抛菜瓶、叠罗汉、翻表等杂耍的精湛表

演。平时镇上又常有徽班（京剧）、绍班、东阳班的演出。新昌高腔、余姚鹦歌班等也常来马塘及附近小村演出。

尽管没有更多的文字记载，但已能够说明：马塘村处在一个民间文艺丰富多彩的地域，是一个自娱自乐活动十分活跃的地方。

三、马塘村的田头歌唱

“落地唱书”是由“沿门卖唱”发展而成的。而“沿门卖唱”的基础则是田头歌唱。

马塘村的田头歌唱，早在清道光年之前，即1820年之前已蔚然成风了。在这次考察中，我们找到了文字依据。清道光三年（1823年）撰写《续修监谱叙》的金永绍，在《雅堂十咏》之一《桐冈茶唱》中写道：

谁说桐冈竟树桐？新茶郁勃向春风。
山童一曲枝还密，邻女微吟叶正丛。
指甲和烟归夜捣，肺尘尽洗出灵通。
歌声上下行相答，合似霓裳同不同？

作者把“桐冈茶唱”作为雅堂一景，写出了阳春三月，山童邻女在桐青茶绿的桐冈（按：此冈今名桐柱冈）上，一边劳动，一边唱歌吟曲，甚至互唱互答的生动景象。作者把这种山头小唱与大雅之堂上的霓裳曲相比，可能其时所唱的曲调，已经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歌声上下行相答”是不是指（四工合调）中的接调，不得而知。但也有可能其时

这种〔四工合调〕已经出现，而且为“山童邻女”所传唱。

据“落地唱书”时期老艺人说，〔四工合调〕的创始人是金其炳，他是最早沿门唱书的著名艺人。这个说法源于五十年代尚健在的“落地唱书”艺人王海金、金文潮等多人口述。金文潮的说法是：“听师父传教，〔四工合调〕是上八洞神仙金其炳化出来的。”王海金的说法是“师公教的”。他们只说到金其炳是马塘人，善编新闻，常在田头、晒场为大家演唱，没有提供金其炳生卒年及生平情况。

金其炳到底是什么年代的人呢？

在这次考察中，我们查遍《刘金氏宗谱》，没有金其炳之名。为什么马塘村的金姓人会谱上无名呢？向村中老者打听，了解到这样一个情况：

金氏上代（年代、辈份不详），曾有一房金氏族入出仕在外，家有佣人姓方，深得主妇信任，后来还从金家得到财产，人家渐发。但后来，姓方佣人与主妇奸情败露，他们的私生子及其后代，虽被同意姓金，但不准列入刘金氏宗谱。于是马塘村便形成了一支姓金但不入正谱的金姓人。据说，后来该房子孙另立宗谱，因无名讳，以他们居处在塘边而称为“塘房”，有奇、英、文、章等新讳行。现在，奇字辈、英字辈已无，文字辈尚有少数，最多是章字辈。“落地唱书”艺人、后成为男班时期主要演员的金文潮、金和旺、金松昭、金锡昭、金世刚以及金千法（艺名金雪芳）等，都是这一支的。

根据这个说法，金其炳可能属于这个“塘房”，可能是“奇”字辈的人。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他应是金文潮的祖父辈。金文潮所以把这位自己祖父辈的人称之为“上八洞

神仙”，说明他没有见过金其炳，也不了解金其炳的生卒年和生平事迹。

虽然目前我们对金其炳其人的情况还知之甚少，但通过对马塘村的考察，可以对他的生卒年代作一个大体的推断。我们可以认为，金其炳是清嘉庆至道光年间的人，生年应在1800年之前，卒年应在1850年之前。其理由之一，他是〔四工合调〕的创作者，这种曲调在1820年前已在马塘蔚然成风。理由之二，他不是金芝堂这一辈唱书艺人的师父。金芝堂这一辈唱书艺人，大多生于1855年前后，如果金其炳对他们进行过传艺教习的话，那么应该是在1870—1875年间，金其炳的为人与生平，在马塘村不可能鲜为人知。这就是说，金其炳的生卒年要比他们早得多。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年轻时就离家外出，至死未回，但距离金芝堂出生的时间也比较久远了。

金芝堂的身世，可作为了解金其炳生卒年的一个佐证。金芝堂自幼是学皮匠（鞋匠）的，从他后来自学唱书的事实看，他是个从事唱书活动的有心人，也是有这方面表演才能的。如果眼前就有师傅，金芝堂不可能避近就远、避短就长（学唱书马上可以赚钱）去学另外手艺。金芝堂是挑着鞋匠担子到“下三府”去的，他一面补鞋，一面听人家说书，半路才出家学艺。马塘村如今还健在的老人都知道，过了好多年后金芝堂才把鞋匠担子送回马塘。这副鞋匠担直到不久前才散失，村里许多人都亲眼见过。因此认为金其炳是金芝堂的师父之说法不确。当时马塘村根本无人传艺教习。如果要认定他们之间有师承关系的话，那么只能是〔四工合调〕的传承关系。即使这样，金其炳也应该是金芝堂的“师爷

爷”、“师太公”，即金其炳至少要比金芝堂高出两个辈份，按二十五年为一辈的惯例推算，金其炳则可能是清嘉庆到道光年间的人了。

四、“沿门卖唱”起始时间

“沿门卖唱”，即通过唱彩头话乞讨，嵊县人多称为“唱麻糍”（即年糕）。他们用一根长竹竿敲着门槛打拍子，〔四工合调〕当曲子，编一些什么“四角方方一盘花，千子万孙共一家。王母娘娘生下子，状元头上插宫花”之类的唱词，唱上三五分钟，乞求得一点报酬（一般是年糕、粽子之类食品）。以后也有乞求赐给银钱的，唱一些“客到厅堂寿为先，小小刘海要金钱。金钱银钱贵府第，荣华富贵万万年”之类的唱词，卖唱人自比是“刘海”，言称能给金钱银钱的便是“贵府第”，便能够“荣华富贵万万年”。这是婉言乞讨。还有直接乞讨的，“年轻姑娘大嫂们，缝针铜钿兜（凑）一份”，“年老大伯大娘们，祝寿铜钿兜（凑）一份”，然后祝他们“早生贵子跳龙门”、“福也增来寿也增”。

马塘村的这种卖唱，几乎大多数的农家都有人会。每逢农闲，尤其是春节前后至清明前后为黄金季节。据今八十岁的唱书艺人金灿老回忆，就在越剧男班已经形成时，他与村里人依然外出卖唱。有一次在义乌廿三里宿夜，居然碰到八十多位马塘人（含少数邻村后朱人）同时住在那里卖唱，可见马塘村沿门卖唱之规模。

那么，这种“沿门卖唱”起于何时呢？